

国内近五年汉英空间隐喻对比研究述评

姚思宇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 200120)

摘要: 空间隐喻作为概念隐喻中的重要概念,是人类个体成长过程中较早认知的基本概念之一。本文旨整理 2016 至 2021 年间有关汉英空间隐喻的对比研究文献,对相关领域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并得出如下结论:1.汉英空间隐喻对比在隐喻拓展上主要呈现对等性;2.其他视角下的汉英空间隐喻对比研究相对较少。尽管针对空间隐喻的理论研究已趋向成熟,但在此领域仍存在问题:1.缺乏实证数据;2.缺乏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3.缺乏多维度、多视角下的研究。

关键词: 空间隐喻;意象图式;汉英对比;方位词

引言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对隐喻概念的研究已有较大的发展,国内外大量研究者对此项研究进行补充与更新。其中,“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在 Lakoff & Johnson 在其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被首次提出,将“隐喻”定义为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李福印,2005)。具体而言,Lakoff 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和实体隐喻。其中,空间概念作为人们切身体会最多且最常见的概念,其延伸出的空间隐喻更是其中的重要领域。

通过对近年的文献考察,我们发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关于空间隐喻的研究有重大进展,即从一开始引进理论分析研究进展到理论本土化研究。基于英语和汉语两种不同语言体系,空间隐喻研究呈现出了极高的热度。近十年来,逐步有研究者开始进行汉英隐喻的对比研究。

本文整理了中国知网上近五年来基于空间隐喻的汉英隐喻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相关研究现状,发现近五年来的对比研究分析大多是在空间方位关系词汇层面上的隐喻拓展研究,也有部分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的汉英空间隐喻的认知差异分析。从研究的整体进程上看,国内汉英空间隐喻对比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以期国内该领域未来发展提供补充。

一、空间隐喻观简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隐喻”作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受到中外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现已拥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在隐喻的众多类型中,空间隐喻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表达一些抽象概念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过程,是概念性隐喻中的一种重要认知模式。其中,意象图式是空间隐喻中普遍使用的认知结构,它帮助构建和识解隐喻(秦耀咏,2005)。

(一) 概念隐喻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概念隐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 Lakoff 和 Johnson 在其《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 We Live By)一书中被首次提出,他们指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mapping)(Lakoff & Johnson, 1980)。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隐喻通过一个具体意象的某些特征去理解一个抽象意象的某些特征,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思维过程和认知模式。所谓“映射”,就是指当两个不同领域的意象之间产生某种联系时,我们可以以其中一个领域的词语来描述或说明另一个领域的意象(秦耀咏,2005)。Lakoff 认为,在映射的过程中理解包含了两个认知域:源域(source domain)和靶域(target domain)。在概念隐喻中,源域的部分特征会被映射到靶域上,而靶域的部分

特征因此得到理解。对此 Lakoff 强调,在这一过程中靶域的部分特征也因此会被隐藏。简言之,“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Lakoff & Johnson, 1980)。

(二) 空间隐喻

空间隐喻,又称为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是 Lakoff 所提出的三类概念隐喻中的一种,指的是一些空间概念(源域)向另一些非空间概念(靶域)的映射。空间概念的产生来自于我们不断的空间体验,即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之间不断反复发生的相互作用。因此,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概念,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较早产生的概念(唐琼玲,2004)。我们通过空间概念来构建许多抽象概念,在这一过程中,运用空间方位概念如上下、内—外、深—浅、部分—整体等进行对非空间概念的认知组织。比如,“happy is up; sad is down (高兴为上,悲伤为下)”、“I’m feeling up; I’m feeling down (我很高兴,我很低落)”(Lakoff & Johnson, 1980)。这个空间隐喻与其相应的语言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根据我们与周围空间不断反复的相互作用中构建的概念隐喻,这与我们的物质经验和文化观念息息相关(徐慧,2011),人们表现高兴的姿势往往有向上的趋势(比如高举双手欢呼、向上跳跃),而人们表示低落的姿态往往呈现向下的趋势(比如沮丧地低头、疲惫地弯下腰)。这类由“上—下”空间方位关系的概念映射出来的抽象概念还有很多,比如“更多为上,更少为下”、“地位高为上,地位低为下”,等等。而这类反复出现的空间方位关系结构或认知结构被称为意象图式(Lakoff & Johnson, 1980),它与映射密切相关(岳好平等,2019)。

(三) 意象图式

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 Johnson 在《思想中的身体》(The Body in the Mind, 1987)一书中首次提出。Johnson 将意象图式描述为人类身体与身体外部空间接触和互动中不断反复出现的、对我们的经验产生连贯性和结构的动态建构。Lakoff (1987, 引自岳好平等, 2019)也对意象图式进行了简单的描述,认为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身体反复体验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如容器、路径、连接等,或空间方位关系,如上下、左右、前后等。李福印(2007)对意象图式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在人们的活动中反复出现,将看似无关的经验进行联系的具有体验性的抽象结构,由具体经验产生、映射到抽象概念中并用于组织抽象概念。因此,意象图式在概念隐喻的映射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空间隐喻中。Langacker (1987)提出了空间隐喻中意象图式的结构,即意象图式主要由射体(trajector)、界标(landmark)和路径(path)这三个部分组成,表现出射体与界标之间静态或动态的不对称关系。进一步而言,在人类长期的空间经验累积中,大脑已经组成了

某种意象图式,当我们遇到崭新的、复杂的、抽象的事物时,会下意识地运用已有的意象图式去认知这些事物。比如我们利用“连接图式”(Link Schema)向抽象概念进行投射,进而产生了 marriage is a chain, the social ties 等认知方式。正是有了意象图式,人们才能从一个具体意象向另一个抽象意象进行投射,从而产生隐喻的意义。

二、汉英方位词对比研究现状

纵观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理论研究,针对空间方位关系的隐喻研究已呈现相对成熟的现状,基于汉语或英语语言体系下的空间隐喻和空间方位词研究也有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和实证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总结了近五年国内基于空间隐喻理论的英汉对比研究,试图分析英汉空间隐喻对比的研究现状,现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述评。

(一) 汉英空间隐喻的隐喻拓展

概念隐喻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即是说人对于抽象概念的认知源自于自身对具体概念的认知基础之上。Lakoff & Johnson (1980) 对于概念隐喻进行了分类:本体隐喻、空间隐喻和结构隐喻,其中空间概念作为人们早期所切身体会的概念,故空间隐喻是概念隐喻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隐喻概念。自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认知语言学至今,国内的研究者们从起初的理论研究向实证研究发展,基于汉语语言体系和英语语言体系分别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词汇层面的隐喻意义研究。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也有不少的研究者们开始进行英汉空间隐喻的隐喻拓展对比研究,即分析英汉空间隐喻拓展域的认知差异,研究发现其主要分为两类:对等性和不对等性。基于词汇层面的隐喻拓展对比中,英汉空间隐喻主要呈现隐喻拓展的对等性。

英汉空间隐喻对比的研究大多围绕单个或单组的空间方位词语进行隐喻拓展域做对比分析,比如“上/下”与“up/down”、“深/浅”与“deep/shallow”、“高/低”与“high/low”(鲁礼婷,孔祥立,2020;杨琳琳,2016;刘晓宇,2020;王春桃,2019),初步结论为汉英空间隐喻中概念均由空间域向时间域、数量域、状态域和等级域等目标域进行投射,且汉英空间隐喻在目标域中的隐喻意义呈现一定的对等性。鲁礼婷和孔祥立(2020)以“上/下”和“up/down”为例进行的空间隐喻研究中发现,“上/下”和“up/down”可喻指数量、时间、状态以及社会地位,比如: 1.the price of meat goes up 物价上涨/下跌 2.the custom continued down to Qing dynasty 上班/下班、上午/下午 3.He is feeling up 这幅画真乃上品(此处表质量) 4.the upper class 上层阶级。通过他们的分析发现,空间域向其它目标域的映射是基于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所处空间的认知以及与空间之间不断反复发生的相互作用,且人们的身体和生活经验都大同小异,基本遵循社会规律,因此汉英不同语境中的空间隐喻在结构上呈现了一定的对等性。

以“深/浅”和“deep/shallow”为例,杨玲玲(2016)和刘晓宇(2020)分别从意象图式和语料库数据分析角度对这组汉英空间方位进行了隐喻拓展的分析。杨玲玲(2016)指出“深/浅”和“deep/shallow”均涉及物体在空间域中的垂直物理距离,因此该类事物一般都具有容器(container)的特性,符合意象图式中的容器图式认知结构。他们基于此意象图式对“深/浅”“deep/shallow”这组空间方位词的隐喻拓展进行了归纳,即由空间域向程度域、颜色域、时间域、范围域和声音域上投射。而在刘晓宇(2020)基于语料库数据的分析研究中,将汉英“深/浅”空间隐喻的靶域拓展类别归纳为以下六种:理解程度、情感、力量强度、感官、评价和时间。通过真实语料的分析,发现汉英“深/浅”在这六类靶域中均呈现一

定的对等性。

王春桃(2019)以“高/低”和“high/low”为例,基于语料库数据和意象图式概念,分析汉英“高/低”主要用以构建以下五个目标域:数量、状态、等级、时间和感官。他指出,汉英“高/低”在整体上具有对称的空间关系,其隐喻义实际可视为空间位置在垂直高度(从底部到顶部)伸展意义的隐喻延伸。比如:She raised her arms high. 月亮升高了。例句中,“high/高”表示动体(TR)的位置高于其他正常事物、正常条件。第一句中动体是手臂,界标则是手臂的正常位置;第二句中月亮是动体,界标为地面。通过分析,他发现这五个目标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连贯系统,而汉英空间隐喻中体现出的相同意象图式结构也证实了其隐喻拓展的对等性。

尽管从宏观分类来看,汉英空间隐喻的隐喻拓展主要呈现对等性,但在具体分类中仍存在一定的不对等性。比如鲁礼婷等(2020)就指出尽管汉英这种“上/下”“up/down”均可映射时间域,但英文对时间的描述更精准,而汉语却相对模糊。其中,“up/down”通常需要借助“to”来完成对时间的表示。杨琳琳(2016)发现汉语的“浅”比英语的“shallow”的隐喻意义更丰富,比如“浅”可以表示程度的“略,略微”,表示颜色的“淡”,表示“时间早”,也可表示“时间短”,更可以表示范围的“由前向后或从外到里”。与之相比,英文的“shallow”则没有上述意义。刘晓宇(2020)则比较了汉英“深/浅”空间隐喻的使用频率,数据表明在“深”的语料中,绝大多数为隐喻义(约 90.36%),而“deep”的隐喻义占比(约 40.38%)远低于汉语“深”的隐喻义占比。在汉英“高/低”的隐喻拓展研究上,王春桃(2019)发现在“味觉”这个子域中,英文表达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可以用“high”表达味觉:Mary thinks this cheese is a bit high,而“low”却没有类似表达。而在表时间的靶域中,英文中存在“high day”“low day”等表达,中文里则没有对应的表达,这是由于英文中这些词汇与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

综上,汉英空间方位关系词中体现的隐喻拓展在宏观分类上主要呈现对等性,而在其子分类下存在一定的不对等性,原因在于两种语言体系背后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和社会背景。

(二) 其他视角下的空间隐喻认知差异

在汉英空间隐喻的对比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从词汇意义层面出发,展开对隐喻拓展靶域的研究。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也有一定研究者从其他视角对汉英空间隐喻的认知差异进行分析。

尽管英汉两个民族在长时间的空间经验中得出相似的认知,但基于两个民族在地理、气候、宗教、价值观等社会思想文化的差异,其对于隐喻的认知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林冬梅和李智涛(2018)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汉英空间隐喻进行了分析研究。比如在数量域上,汉语中除了用“上下”外,还用“左右”来表示数量,但在英语中很少使用这样成对的表达方式,认为英美民族的空间概念要强于汉民族,认为原因部分在于两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上的不同。汉民族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更偏向用中庸观念来表达事物,凡事讲究中间的一个度,因“上下”“左右”可以并列使用来表达同一个事物。而英美民族在陈述客观事实时,更注重的是直白与准确。

莫晓妍(2020)从语义韵角度,以“起伏”和“up(s) and down(s)”为例进行了英汉方位隐喻的对比。语义韵属于扩展意义单位中的概念之一(Sinclair, 1991;引自莫晓妍,2020),能够发掘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以及对事物好坏的评价。基于语料库数据,她分析了“起伏”和“up(s) and down(s)”的语义韵极性并添加解释事物好坏的评判依据。例如,心潮起伏、情绪起伏,这两个例子中“起伏”为节点词,“心潮”为搭配词,语义趋向为“情绪”,其语义韵常模则为“积

极：情绪高涨”。以此为例，莫晓妍分别分析了汉英中方位隐喻的语义韵常模，发现汉语中“起伏”通常表达积极、中性语义韵，而英语的“up(s) and down(s)”不存在积极语义韵，只有少数中性语义韵。

除了跨文化和语义韵角度，陆京京（2020）以英译本《围城》为例，从汉英翻译角度去探析了文学作品汉英译中体现出的空间隐喻表达差异。在人类的认知中，不同的历史、思维、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影响着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而这样的影响也体现在空间隐喻上，共同构成了空间隐喻的“民族性”。而在汉译英的过程中，两种语言体系发生转换，暴露出两者在隐喻的理解与使用上的差异。根据她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文空间字呈现隐喻多义性，原因在于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与之相对，英文空间表达用于隐喻呈现局限性，这与英语在语言类型上是一种形合语言有很大关系。英语的逻辑结构比汉语严格，因此在表示空间概念的隐喻时，汉英呈现出不同的逻辑表达方法。

三、相关研究存在问题与发展展望

近五年来，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已日趋成熟，其中概念隐喻研究作为热门研究领域亦是成果倍出。对于汉语语言体系下和英语语言体系下的空间隐喻研究都已有相对成熟的理论成果和一定的实证数据分析。然而，目前国内的英汉空间隐喻对比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一）对比分析缺乏真实数据

纵观这五年的英汉空间隐喻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多研究仍是采用自省法进行隐喻拓展的分析，而真实语料实证量化分析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些研究的可信度。如今科技飞速发展，语料库的出现为需要大规模真实语料的隐喻使用规律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进一步解释不同文化间隐喻概念化模式的异同及其隐喻背后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刘晓宇，刘永兵，2020）”。

（二）对比分析缺乏系统性

尽管我们对于汉语空间与英语空间隐喻的研究有着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但在汉英空间隐喻的对比分析上，相关研究仍呈现分布不均、不够系统、缺乏归纳与总结的问题。例如，针对“上/下”“up/down”有大量的研究分析，而“深/浅”“deep/shallow”等其它空间方位词仍缺少实证数据分析。而在每一对汉英空间隐喻的对比上，研究大多是对宏观类别的表面阐述，其结果缺少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

（三）对比分析缺乏广度

依照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词汇意义层面上的空间隐喻对比分析，比如分析空间关系词语的隐喻拓展，此类研究多而不精，严重缺乏的是多角度下对汉英空间隐喻的认知差异分析。例如语法层面的空间隐喻差异比较、跨文化角度下不同文化对于认知差异的影响、跨领域之间对于空间隐喻的认知比较，等等。

综上所述，汉英空间隐喻的对比研究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与研究前景。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语料库来对隐喻使用规律和认知研究进行真实语料的补充与分析，以提供大量可靠的实证量化数据。与此同时，应继续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应用研究，从多维度、多视角进行深入探索，例如将认知语言学与应用数学、翻译、二语习得、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结合（耿雪，2021）。此外，我们在拓宽研究视角的同时，还应注重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减少现象描写层面的研究，多触及现象背后的内在动因和理据（刘晓宇，刘永兵，2020）。

结语

本文通过 2016—2021 年国内汉英空间隐喻对比相关的论文，对近五年来的汉英隐喻对比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可知近五年来空间隐喻在国内总体呈现蓬勃发展。国内研究者用理论结合实证，进行了大量分析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汉英隐喻对比研究，展现出了一定的数据可靠性。但问题仍然明显。首先，对于隐喻使用的认知规律而言，相关数据仍显匮乏；其次，国内的汉英空间隐喻对比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多维度的探索。因此，进一步拓宽研究深度和广度仍然是之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References:

- [1]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Langacke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4] 耿雪. (2021). 国内认知语言学近五年研究综述. *品位·经典* (16), 64-65+97.
 - [5] 陆京京. (2020). 探析汉英空间隐喻表达的差异——以《围城》英译本 *Fortress Besieged* 为例. *名作欣赏* (32), 162-163.
 - [6] 鲁礼婷 & 孔祥立. (2020). 空间隐喻的英汉对比——以“上/下”和“up/down”为例. *海外英语* (20), 110-111.
 - [7] 莫晓妍. (2020). 英汉方位隐喻的语义韵对比——以“起伏”和“up(s) and down(s)”为例. *现代交际* (17), 101-103+100.
 - [8] 刘晓宇 & 刘永兵. (2020). 英汉“深/浅”空间隐喻的普遍性与文化差异性. *现代外语* (06), 743-755.
 - [9] 岳好平, 徐明辉 & 黄钰涵. (2019). 意象图式理论下介词 in, on, at 的空间隐喻拓展. *长沙大学学报* (06), 126-129+148.
 - [10] 王春桃. (2019).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高、低”的英汉对比研究. *海外英语* (15), 241-243.
 - [11] 林冬梅 & 李智涛. (2018). 汉英空间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01), 145-151. doi: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18.01.022.
 - [12] 杨琳琳. (2016). 英汉空间隐喻的对比研究——比较“deep/shallow”和“深/浅”.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 (01), 70-72.
 - [13] 徐慧. (2011). 国内基于空间隐喻的方位词研究综述.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06), 42-44+65.
 - [14] 李福印. (2007). 意象图式理论.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01), 80-85.
 - [15] 李福印. (2005). 概念隐喻理论和存在的问题. *中国外语* (04), 21-28.
 - [16] 秦耀咏. (2005). 意象图式——隐喻的构建与识解.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01), 74-77.
 - [17] 唐琼玲. (2004). 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述评.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3), 66-68. doi:10.13971/j.cnki.cn23-1435/c.2004.03.028.
- 作者简介：姚思宇（1996-3），女，江苏南通人，汉，硕士，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英语教学、认知语言学研究。